

《二十年后》隐含作者的真义

赵曦

(淮阴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欧·亨利《二十年后》在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无一定论。欧·亨利对于作品中人物究竟持何态度,从隐含作者切入,基于文本细读,深度分析作品,指出隐含作者表面行文温和,实际上却深刻鞭挞了社会黑暗面。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缘于个人经历与社会因素。

关键词:欧·亨利;《二十年后》;真实作者;隐含作者;社会批判

中图分类号:H0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4-0057-04

欧·亨利是世界文学史上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共创作了三百多部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小说都具备这样的特征:“成熟、幽默、冷嘲热讽、精巧,充满了丰富的‘人情味’”^{[1]19}。尽管如此,亦有评论家持有不同看法,认为欧·亨利的作品缺少批判的力度,没有深刻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吃人的本质,认为他“没有诅咒‘美元帝国’,却能如小河中的蝌蚪一般,自在地身处其中。”^{[2]254}纵观欧·亨利的小说,评论家们往往不得要点,如果说他们在其中一些作品中窥见了欧·亨利批判现实的痕迹,那么这些痕迹也是微乎其微,缺少深刻的揭露。那么,欧·亨利是否就如评论家们所认为的那样——对于美国社会的黑暗面存有温情?

《二十年后》是欧·亨利的一部短篇小说,记叙的是幼年好友相约二十年后再见的故事。故事短小精悍,处处设有悬念,吊人胃口;结尾之处,出乎意料,让人措手不及,显示了欧·亨利的一贯风格。此篇小说因为其独特的构思、时间的跨度、人物关系的异常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以往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美学的角度,评析了此篇小说所产生的深层审美意蕴^[3];(2)认为作者意在批判美国社会制度,其小说的主人公是社会制度的牺牲品,同时亦体现了人性

的复杂性^[4,5]。那么,《二十年后》究竟想要揭示什么呢?面对鲍勃和杰米,欧·亨利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此前的评论几乎都没有明确指出,皆处在一种刻意的平衡之中,以社会制度作为幌子,打出人性的招牌,最终不了了之。此外,尽管学界对《二十年后》有着一定的关注度,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从隐含作者切入对《二十年后》进行的研究,也无《二十年后》的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从隐含作者概念切入,通过文本细读,旨在挖掘出隐含作者在潜在文本中表露的真义,同时也揭示出《二十年后》的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欧·亨利之间存在的偏差。

若全面仔细地考察《二十年后》的叙事结构,则会发现在故事的深层,人性存在一种相反走向。作品中存在美好与丑陋两种根本对立。第一种对立涉及怯懦与勇敢。鲍勃与杰米同为生长在纽约的青年,鲍勃在十八岁的时候选择去西部闯荡,而年长鲍勃两岁的杰米却选择留在纽约。选择去留,表面上来看似乎只是一种无关痛痒的决定,实质上,这只是一处巧妙的伏笔。鲍勃的勇敢和杰米的怯懦在少年时期已经隐约浮现,但是因为年龄的假象,他们性格上的本质差异被忽视,甚至被认为这是寻常之事。事实上,正是因为鲍勃和杰米性格上的本质差异,他们在践行二十年前

收稿日期:2013-09-22

作者简介:赵曦(1980-),女,江苏盐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约定的时候,表现得也截然不同。鲍勃尽管深知自己是通缉犯,但是为了履行承诺,他不惜千里跋涉、不顾危险、历经千辛万苦与童年好友相会;杰米作为一名生长在纽约的警察,他所做的不过是在街上走一遭,却还心怀疑虑地对待其童年好友。二者性格上的勇敢与怯懦、坦荡与猜疑显露无疑。另一处的怯懦与勇敢则表现得比较隐晦。杰米与鲍勃交谈后、离开前,还故意问鲍勃:“我得走了。希望你的朋友能来赴约。到了点如果还不来,你是不是就不等了?”^{[6]150}作为童年挚友,杰米没有告诉鲍勃,自己就是那个他要等的朋友。此举显然有着明显的深意:(1)杰米已经排除自己是鲍勃的朋友;(2)杰米想套出鲍勃逗留时间以便施以逮捕。然而,作为通缉犯的鲍勃,明知与其交谈的是警察,他依然对他人深信不疑,面对警察的提问,他回答得很清晰:“我至少再等他半小时。杰米还活在世上的话,半小时内准来。再见啦,警官。”^{[6]150-151}鲍勃的回答亦饱含深意:(1)他依然认为杰米是朋友;(2)杰米必然与其见面;(3)对警察毫无防备之心。相比之下,作为警察的杰米表现得胆怯而卑鄙,作为通缉犯的鲍勃则一如既往地勇敢、忠诚与坦荡。有些学者认为杰米依然是有人情味的,是关心鲍勃的,因为他让便衣去抓逃犯鲍勃,“既维护了朋友之间的情义,又没有犯失职的罪”^{[6]145}。事实上,杰米并非出于对童年好友的关心和仁爱,他之所以没有当面逮捕鲍勃,正是其胆怯与平庸的个性所决定的。杰米表面上的温情脉脉,更加突出显示了其个性中残忍冷酷的一面。事实上,他身为警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代表的是统治阶层的利益。统治阶层的利益便是杰米的利益,而鲍勃正是触犯了统治阶层利益的“坏人”,所以杰米面对鲍勃的时候就不再是老友相聚,而是面对利益敌人。因而对其而言,并没有友情与依恋之情,有的只是其阶层所特有的警觉与冷酷。

第二种对立涉及虚伪与真实。杰米的出场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其是昂首阔步地走在大街上,“他的昂首阔步是出于习惯,不是故意做作,因为街上没有旁观者。”^{[6]149}。对此,有学者认为杰米是正义的化身,从他巡逻的习惯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好警察,“是应当被社会所讴歌的形象”^{[5]45}。那么,欧·亨利想要释放的信息果真如此吗?如果我们对欧·亨利的作品熟悉,恐怕就很难下此论断了。警察在欧·亨利的笔下从来都缺少正面

的形象,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警察与赞美诗》中的警察了。在《警察与赞美诗》中,警察的形象无比鲜明,不仅凸显了其是非不分亦刻画了其无能。他们总是让坏人逍遥法外,却逮捕了准备洗心革面、做个好人的苏贝,将其扔进了监狱。此外,在《新婚的姊妹们》当中,警察也是如此昏庸,自以为逮捕了坏人,实际上只是逮捕了一个无辜的游客。显然,在欧·亨利的笔下,警察从来都不是正义的化身,相反,他们往往代表着昏庸。那么此处的描写果真是欧·亨利想要一改惯常的路线,重新刻画警察的新形象吗?当然不是。其实,这些文字想要说的是即使没有旁观者,作为警察的杰米也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他的昂首挺胸就是长期做秀的结果。所以,无论是有人无人旁观,做秀已经侵入杰米的骨髓,成为其性格的一部分。这种做秀的习惯已经成为一种本能,甚至“他把手中的警棍挥舞出各种复杂的花样”^{[6]149}。作为一名巡逻的警察,警棍只是一种工具,然而杰米却挥舞出各种花样,而且还是复杂的花样。如此对杰米进行描写,只是进一步论证其做秀的特质。那么是否只有警察杰米如此呢?显然不是——“这个警察身材高大,走路稍稍有点摇摆,是治安守护人的极好写照。”^{[6]149}这里的“极好写照”指出了杰米的代表性,说明杰米代表的是警察的整体。这个群体充满了做秀与虚伪,而不是文字表面所描述的正面化。这也是欧·亨利常用的技巧之一:反语与讽刺。为了进一步揭露杰米的虚伪,隐含作者借用鲍勃之口夸赞杰米:“他是世上最忠诚、最靠得住的老朋友”,“他虽然是个好人,但太老实”^{[6]150}。在鲍勃看来,杰米确实如其所说是忠诚的朋友,是好人、老实人。但是,从文本中不难发现杰米的行为既算不上是忠诚与靠得住,更谈不上老实。相反,“杰美(米)的一系列举动,都表现出一种带有机械兴致的麻木和冷漠”^{[4]56}。不仅如此,杰米最后还托他人之手给了鲍勃一张便条,不忘告诉鲍勃他准时到了约定的地点,而且告诉鲍勃在其划火柴的时候发现了其是通缉犯,因而他解释:“我自己下不了手,便找了个便衣代劳”^{[6]152}。这种解释充满了牵强,既是其胆怯性格的体现,亦是其虚伪的表现,否则他绝不会在了解了鲍勃所有情况之后,还在其等待时期内托人来逮捕自己的老朋友。另外一个警察便是逮捕鲍勃的便衣,从他与鲍勃的对话当中不难发现他的虚伪,分明与鲍勃素昧平生,但是依然装作特别热诚

的样子与鲍勃叙旧。由此可见警察这个群体的虚伪。而便衣的话又正好讽刺了杰米是“最靠得住的朋友”、“好人”与“老实人”。总而言之,杰米的虚伪藏在字里行间中,隐含了作者表面上是在赞美他,实质上却极尽讽刺,深刻揭露了作为统治阶层的虚伪。

细读《二十年后》,不难发现隐含作者对居于统治阶层的代表性人物警察持有明显的讽刺态度,而对于所谓的通缉犯则显露了一定程度的肯定。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隐含作者在行文的时候没有明显地突出其观点,反而用了一些极为有掩饰性的词汇,对警察明褒实贬,却又对通缉犯明贬实褒?如要想解开这个谜团,考察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

“隐含作者”这一概念由韦恩·布思于1961年最先提出,他认为一部作品除了真实作者之外,文本之中有着另外一个作者,即真实作者的“第二自我”^[7]。申丹认为“所谓‘隐含作者’就是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它不以作者的真实存在或者史料为依据,而是以文本为依托”^{[8]100};“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方式写作的作者(即作者的‘第二自我’);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则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到的写作者的形象。”^{[9]137}。迄今为止,虽然“隐含作者”的定义在学界仍然存在分歧,但是申丹对于“隐含作者”的理解与韦恩·布思的本义一脉相承,并在其基础上补充了新的见解。她认为,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真实作者的了解往往有助于对隐含作者的把握”^{[8]101},因而关注二者之间的关系,结合内在与外在批评,以便更好、更全面地阐释作品^[9]。鉴于对文本的分析,不难发现《二十年后》的叙事充满了隐含性,表面上对警察竭尽赞美,实际上却用反语与讽刺的手法对警察群体以及其背后的体制进行了批判。隐含作者把鲍勃放在明处,借鲍勃之口说出其复杂的经历,但是当叙事至其西部经历时,则大片留白,似乎有所隐讳,直到最后一刻才揭示鲍勃就是被通缉的嫌犯。这种明、暗的处理不仅反映了隐含作者的不安全感,而且反映了其某种羞耻感。对于隐含作者而言,鲍勃虽然信守诺言、忠于朋友、具有探险精神,但是与此同时,隐含作者亦认为鲍勃的西部经历难于启齿,因而

只是寥寥数语带过,透露了隐含作者对鲍勃(或者说以鲍勃为代表的群体)的一种排斥感和非认同感。因而,有学者认为欧·亨利是通过刻画鲍勃的形象充分体现人性的矛盾,以期使作品显示出永恒的魅力,^[5]无疑有以点带面的倾向。事实上,《二十年后》的隐含作者态度鲜明,即认为警察群体并非正义的代表,反而具有邪恶的本质:胆小怕事、擅于撒谎与背叛;对于鲍勃所代表的西部群体则在赞许的同时有着一些排斥,而不是单纯的赞美。但是,为什么隐含作者需要运用反语等修辞手法来刻意掩盖其真实意图,使得其作品表面看来不够深刻,最多算得上是一篇充满悬疑的故事呢?如果要弄清楚此事,必须对欧·亨利所处的时代和其个人经历进行深挖,方能理解欧·亨利的用心良苦。

欧·亨利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在美国飞速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导致城市化进程加速,进而导致资源短缺。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大开发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涌向西部寻找土地;金矿的发现则吸引了更多的淘金人;西部广袤的草地有着数以千计的牛群。随着西部的不断发展,西部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更多的工作岗位出现,因而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拥挤的东部,前往西部开始新的生活。《二十年后》中的鲍勃便是其中一员。对于欧·亨利而言,西部是其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年仅二十岁的欧·亨利为了避免家庭矛盾,追寻梦想,与医生霍尔夫妇前往德克萨斯州的草原寻求立足之地。在草原生活期间,欧·亨利经历了骑兵巡逻队与暴徒之间的战斗,开始深入并熟悉丛林。科图拉是离其居住地最近的城镇,偶尔会举办沙龙,在沙龙上可见牛仔与牧场工人在打牌或者赌博,吧台上随处可见威士忌酒瓶排成一排。尽管不时与巡逻警官李·霍尔见面,但是欧·亨利居住的地方依然是远离城镇的草原,甚至露天而眠。朋友教授他草原上生存的技能,与此同时,也提供书本供其学习。亲身体验草原上的一切,欧·亨利迫切希望能够成为牛仔中的一员,为此,他“学会了骑马和捆绳”^{[10]28},成为了一名正式的驯马师,最终通过牛仔的考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牛仔。这一幕在《索利托牧场的卫生学》得以清晰体现。展现在欧·亨利眼前的西部生活既充满了冒险与浪漫、友谊与关爱,同时也展现了其危险与狡诈的一面。如果说《活期贷款》展示的是朋友间的爽直与冒

死相救,那么《我们选择的道路》则毫无疑问展示了西部暴徒的生性贪婪与穷凶极恶。因此,欧·亨利笔下的西部来客鲍勃一方面体现了西部人群的主要特质——耿直仗义、忠于朋友,另一方面也隐约体现了西部歹徒的某些凶狠特性,如鲍勃所言:“我不得不同最精明的人竞争才攒到现有的这些钱财。”^[6]¹⁵⁰ 鲍勃口中的“最精明”的人就是给他脸上留下伤疤的人,是欧·亨利熟知的西部歹徒。尽管鲍勃性格的底色是真诚美好的,但是生活的艰辛也使得他的人性产生了部分改变,变得“精明”与凶残。因此,隐含作者在刻画鲍勃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使用笔墨,在暗处褒扬其美好的特质,同时又难免表达得有些隐晦。此外,作为在美国主流社会生活的作家欧·亨利也深知无论鲍勃拥有如何美好的品质,作为通缉犯的他也无法被社会接纳。这便是鲍勃出现在夜晚而无法在白天与杰米相见的暗藏原因之一,也是隐含作者不得不用隐晦的方式来赞美他的原因。

如果说西部带给欧·亨利的是无尽的美好,那么与警察的交锋则让其渗透了社会的黑暗面。众所周知,欧·亨利曾经在银行工作,在此期间被举报贪污,为此,他一度逃亡,后因妻子病重回家,从而被捕入狱。但是,欧·亨利是否真的贪污,无人知晓。然而,不管如何,他成为了一名囚徒。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欧·亨利被捕入狱一事必然在其性格上打上烙印。这一烙印便体现在学界公认其作

品温柔有余,对现实的揭露不足。一旦理解了欧·亨利的人生遭遇,学界在解读欧·亨利的作品时恐怕就难以否定其对社会黑暗面揭露之深刻。

四

欧·亨利对现实的揭露隐藏在作品之中。表面上看,欧·亨利的作品缺乏社会现实批判力度,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二十年后》的文本表面上缺乏批判力度,似乎在竭力讴歌警察群体,但是一旦细读文本,必然会挖掘出隐含作者所持的强烈的批判态度,只是这种力度被文本表面的温情叙事所掩盖。然而,文本字里行间的反语与讽刺才是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即隐含作者对于统治阶层(以杰米为代表的警察)的虚伪与怯弱进行了深刻的鞭挞,同时在一定层面上表达了对于通缉犯鲍勃的同情。隐含作者之所以如此处理故事情节,与真实作者欧·亨利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作为美国主流社会的良好公民,欧·亨利并非对当时的美国社会的黑暗面存有温情,而是深知赤裸裸地批判社会的统治阶层、同情统治阶层眼中的“通缉犯”,其作品必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同;同时,因为欧·亨利自身经历,他也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安危。在这两种因素的促使之下,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产生了一定的偏差——真实作者只能以讽刺、调笑等手段示人,而隐含作者则是“笑中带泪”,深刻批判了社会的黑暗面。

参考文献:

- [1] Cerf Bennett A, Van H Cartmell. The Best Short Stories of O. Henry[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45.
- [2] Brown, Deming. O. Henry in Russia[J]. Russia Review, 4(1953): 253 - 258.
- [3] 高伟华,徐建纲.《二十年后》的美学蕴涵[J].文学界:理论版,2011(11):142 - 143.
- [4] 于永凤.《二十年后》只能“含泪”无法“微笑”——由《二十年后》看欧·亨利短篇小说对社会的批判内涵[J].沈阳大学学报,2006(6):55 - 57.
- [5] 曾诣.浅析欧·亨利《二十年后》中人性矛盾的揭示[J].肇庆学院学报,2010(6):43 - 46.
- [6] [美]欧·亨利.欧·亨利小说全集(第一卷)[M].王永年,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7] 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 [8] 申丹.隐含作者、叙事结构与潜藏文本——解读肖邦《黛西蕾的婴孩》的深层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100 - 110.
- [9] 申丹.何为“隐含作者”?[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8(2):136 - 145.
- [10] Long E Hudson. O. Henry: The Man and His Work[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9.

(下转第 86 页)

Identity Issue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Confronting the “Post - College English Test Era”

WANG J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has been undergone three large - scaled reformations from E. G. P to E. S. P. Its problems of validity and efficiency have always been criticized in and out of the English education society. The withering and crisis of College English has been developing the prophecy of the coming “Post - College English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T exists at the two level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education arts, and relates to many aspects of education such as policies, market, curricula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finally leads to the turn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from enlightenment education to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gnition to intellec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from critical thinking to creativity education.

Keywords: Post - CET Era, teacher's identity; enlightenment; constructivism;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洪 林)

(上接第 60 页)

The Truth Conveyed by the Implied Author in After Twenty Years

ZHAO X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 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Jiang Su 223300, China)

Abstract: What's O. Henry's real attitude towards the main characters in After Twenty Years It 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academia.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a thorough analysis based on close reading is made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lied author. As a resul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implied author narrates the story with a gentle writing style superficially but actually castigates the darkness of society. The real author is not equal to the implied author, which is caused by O. Henry's own experience and the reality of society.

Keywords: O. Henry; After Twenty Years; the real author; the implied author; social criticism

(责任编辑:沈建新)